



女儿经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 儿 经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女 儿 经 批 判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39,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3171·212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

前 言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厂工人怀着无产阶级义愤，对在妇女问题上集中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进行了反复的批判。这本《女儿经批判》，就是我厂工人理论队伍部分同志在群众性批判的基础上写成的。我们以批判《女儿经》、《改良女儿经》为主，兼及其他流传较广的孔孟之道“女教”专书，如《女诫》、《闺范》、《女孝经》等，也结合批判了有关的反动老古话，力求能够较全面地批判妇女问题上的孔孟之道及其流毒。

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而这些“旧思想的残余”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块肥沃的土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因此，对一切封、资、修的反动思想，对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当前，孔孟之道的余毒在一些人的

头脑里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如轻视妇女的思想，结婚要彩礼、男女同工不同酬等等。我们在写作中着重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谬论，对上述这些问题，也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本书写作过程中，上棉三十厂织布车间乙班理论小组和上棉二十一厂部分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材料，谨此致谢。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次

前 言

《女儿经》出笼前后	1
“难养”“难化”是假 不准造反是真	6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3
——批判“男主女从”的谬论	
冲破罗网干革命	20
——批“四德”	
“贞节”是什么货色	26
孝道是复辟之道	32
亲不亲 阶级分	38
——批判“亲骨肉”的谬论	
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	44
——批判“无是非,是贤良”	
批判“巧伪人”,争当革命人	51
破旧俗 立新风	56
——批判把妇女当作商品和生育工具的孔孟之道	
从孔老二挑女婿谈起	62
——戳穿“娶媳莫论贫与富”的鬼话	

教子务农 教子革命.....67

——批判“教子读经”

笑把“天命”脚下踩 纺织机上巧安排.....73

《女儿经》出笼前后

《女儿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妇女灌输孔孟之道的通俗读物。它竭力宣扬反动的“天命论”，大肆贩卖中庸、调和的处世哲学，拚命兜售“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和“教子读经”等黑货，通篇浸透着孔孟之道的毒汁。由于它通俗易懂，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强制推行，因而流传甚广，流毒很深，影响极坏。广大纺织女工在批判时愤怒地说：“薄薄一本《女儿经》，精神枷锁重千斤，胡言乱语流毒广，通篇都是吃人经！”

《女儿经》究竟最先出自哪一个反动儒生的手笔，已无从查考。但从它那套反动说教的内容来看，发明权无疑应属于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孔老二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复辟西周奴隶制，最早公开鼓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伏于人也”的谬论，而且提出“三从”、“七出”等反动信条。孟轲也提出不违背丈夫和儿子，以顺从为原则的“妾妇之道”，作

为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到了西汉，反动儒生董仲舒对此进一步加以发挥，正式提出了“三纲五常”。东汉初年，班昭（即“曹大家”）写的《女诫》，则是第一部系统地宣扬封建女教的反动教科书。它把“男尊女卑”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加以系统化、规范化，被后来反动统治阶级奉为女教经典，广加传扬。到了唐代，又有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和陈邈妻郑氏的《女孝经》。这些反动说教成了后来形形色色《女儿经》的主要渊源。

目前查到的《女儿经》的最早版本，是明万历年间赵南星刊行并加注的，以后，有清贺瑞麟订正的《女儿经》，清光绪年间刻本《裘氏女儿经教科书》，以及清光绪重刻本《闺门女儿经》（即《四字女经》）等，流传甚广的《改良女儿经》，大约是在清朝末期戊戌变法前后出笼的。此外，明清之间，宣扬封建女教的专书还有《女教》、《闺范》、《女小儿语》、《女学》、《女三字经》、《女范捷录》、《闺训千字文》以及《女训约言》、《女不费钱功德》、《妇女一说晓》等等。这些东西尽管名称不同，但内容则大同小异，都是压迫和奴役妇女的吃人经，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卫道经。

从东汉初年《女诫》的出现，到明清之际形形色色《女儿经》的大量出笼，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

根源的。西汉后期，封建地主阶级已经从一个革命的阶级开始向反面转化，宋元以后，更是江河日下，走了下坡路。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愈来愈厉害，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愈来愈强烈，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此伏彼起，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的封建统治及其腐朽的上层建筑。广大妇女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东汉著名的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太平天国的女军，都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且对孔孟之徒宣扬的反动女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冲击。这一切，使封建地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手忙脚乱地镇压一浪高于一浪的农民起义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一本又一本“闺门训”、“女儿经”，树立一个又一个“孝女”、“节妇”，声嘶力竭地鼓吹“三从四德”、“忠孝节义”，妄图加强对劳动妇女的欺骗和镇压，从而更疯狂地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劳动妇女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那些毒害劳动妇女的五花八门的《女儿经》，早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叛徒刘少奇、林彪一伙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却恋恋不舍，推崇备至，居然要“继承这份遗产”，叫嚷要写“新的《女儿经》”，生怕这类玩意在中国绝了种。他们在妇女

问题上大肆贩卖孔孟的黑货，诬蔑劳动妇女“思想意识落后”、“只知油盐酱醋柴”，否认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鼓吹“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儿女的政治、生活命运”，“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等等，等等。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使广大妇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再用“忠孝节义”、“三从四德”把劳动妇女禁锢起来，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深入批判《女儿经》，从各个角落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是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不仅女同志要批，男同志也要批。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孔孟之道赖以存在的剥削制度已经被摧毁了，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应的部分，也正在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

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个别单位还存在不重视培养妇女干部、低估妇女作用的倾向；在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还有一定的市场。彻底清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我们遵照革命导师列宁关于“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的教导，决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对于《女儿经》中所宣扬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持久的斗争。

列宁说过：“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广大妇女要解放思想，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要打掉自卑感，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作出贡献，关心和支援各国劳动妇女和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英勇奋斗，永远前进！

“难养”“难化”是假 不准造反是真

历来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它的反动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贬低和扼杀妇女的伟大作用，百般污蔑广大妇女，把劳动妇女踩在脚下。《女儿经》里就胡说什么“女儿家，最难化，须要从小教到大”。这完全是孔老二那一套“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老调重弹。一个“难养”，一个“难化”，一唱一和，充分暴露了这伙反动统治阶级卫道士极端仇视广大妇女的凶恶嘴脸，也勾画出了他们在广大劳动妇女此伏彼起、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面前无可奈何的丑态。

从孔老二的“难养”到《女儿经》的“难化”，都是剥削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妇女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理论根据”，妄图把他们对广大劳动妇女的奴役和摧残合“理”化。正是在这种“难养”论的基础上，种种“女教”典则出笼了。什么“夫为妻纲”呀，什么“三从四德”呀，什么“女诫”“女训”呀，一条条清规戒律，一道道精神枷锁，一古脑儿往妇女身上压来，压得广大妇女特别

是劳动妇女抬不起头，喘不过气，迈不开步。什么“从小教到大”，就是要把妇女的一生，都纳入封建礼教的轨道。这还不算，反动统治阶级还恶毒污蔑妇女是败家亡国的祸根，胡说什么“古今成败，多由妇人”（《国范》），把他们卖国投敌的罪责统统推到妇女头上，真是反动透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妄图使广大劳动妇女服服贴贴听任剥削阶级的欺压，不起来造反求解放。说穿了，“难养”“难化”是假，不准妇女造反是真！

对妇女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一样分享劳动果实，一样具有平等地位。尤其是以母系为中心的原始社会阶段，妇女更是受人尊敬。我国古代还流传过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妇女多么尊重。连“天”都是妇女修补的，这对那些宣扬天尊地卑、男是“天”女是“地”的孔孟之徒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吗？！正象恩格斯指出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妇女逐渐沦于管家婆和女奴隶总管的地位，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把妇女和其他生产资料一道占为己有。从此，“男尊女卑”的现象出现了，反映这种事实的反动理论——“难养”“难化”也出笼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尽管有孔孟之道的重重禁锢，我国历史上劳动妇女的反抗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息过。她们以“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冲破一切束缚她们的罗网，加入农民起义的斗争行列，对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对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进行武器的批判，显示了劳动妇女不可征服的巨大力量。

早在西汉末年，山东琅琊海曲地方（今山东日照县）的吕母就发动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她率领起义军破县城，杀县官，大造封建统治秩序的反，针锋相对地粉碎了孔老二不准“犯上”的反动说教。此外，象隋朝末年战斗在瓦岗寨农民起义大军中的义军女领袖霍总管，在初唐封建统治比较巩固的时期起兵反对地主政权的睦州妇女陈硕贞，南宋末年红袄军起义的女领袖杨妙真，元朝初年畚族起义军中的畚族妇女领袖许夫人等等，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著名的女英雄。在封建社会进一步衰落的明清两代，尽管反动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地鼓吹男尊女卑，宣扬封建纲常名教的《闺范》、《女儿经》、《改良女儿经》等等大量出笼，那些地主阶级头子甚至亲自出马，抛出《内则》（用明朝永乐皇后

名义编写)、《内则衍义》(用清朝顺治皇帝名义编写)之类来进一步毒害劳动妇女,但是农民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广大劳动妇女也越来越多地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其中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革命,便是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一次最猛烈的冲击。太平天国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的革命主张,指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还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封建买卖婚姻制度。革命洪流所到之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民歌:“世间女人最受苦,三从四德把她束,天国世界真是好,共同享受平等福。”(《太平天国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劳动妇女砸烂了封建礼教枷锁之后的欢欣心情。当时有名的金陵女子傅善祥,还拿起批判的武器直指孔孟之道。她参加天朝考试的试卷内容,就是狠批孔老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谬论。这篇批孔战斗檄文用大量的事实“力辟‘难养’之说”,把孔老二的“难养”论驳得体无完肤。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洪宣娇看了赞不绝口,并把傅善祥选拔为女状元。在近百年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广大革命妇女更是以“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英勇奋战在反帝斗争的疆场上。女英雄林黑儿领